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二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七百二十九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一

人部四十 公平 正直

公平一

易曰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書曰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　禮記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

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閉是謂大同　原又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　增又曰儒有内稱不避親外舉不避怨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苟利國家不求富貴　晉書潘尼曰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

寡欲　又王坦之曰夫天道以無私成名二儀以至公立德立德存乎至公故無親而非理成名在乎無私故在當而忘我　洪武實録曰上謂侍臣曰夫好憎者人情所不能無也然好得其正憎得其實斯不陷於一偏至於喜怒莫不皆然一有所偏則人得而中之矣大抵人能不偏于好憎喜怒則此心廓然大公不為物累是以其耳目聰明志氣如神矣　老子曰天之道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　子華子曰天

下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之所以平者人平也人之所以平者心平也夫平猶權衡然加銖兩則移矣　慎子曰夫投鉤分財投策分馬非以鉤策為均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怨望也故著龜所以立公言也權衡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義也凡立公所以棄私也

荀子曰不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疾下分明於中不以私害之若此則可謂公士矣　呂氏春秋曰昔聖王之

治天下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有天下者衆矣其得之必以公其失之必以偏　又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私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長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　淮南子曰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為平繩之於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為正人主之於用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為命　說苑曰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處公門則不言貨當公法則不阿親奉公舉則不避讐忠於事君謂之公

公平二

增説苑曰晉文公問咎犯誰可為西河守對曰子羔曰非汝之仇歟曰君問臣守者非問臣之仇也子羔見而謝之咎犯曰薦子者公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　左傳曰楚申公巫臣以夏姬行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我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

錮焉　原禮記曰昔衛獻公出奔反國及郊將頒邑於從者而後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於是不果頒　增左傳曰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　家語曰楚王出遊亡烏嘷之弓左右請求之王曰已之楚

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　原又曰澹臺滅明為人公正無私　韓詩外傳曰楚白公之難有社之善者辭其母將死君難其母曰棄母死君可乎社之善曰内其禄而外其身今之所養母者君之禄也請往死比至朝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何不反也社之善曰懼吾私也死君吾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死之

增史記司馬穰苴傳曰穰苴將兵扞燕晉之師士卒

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　吳起傳曰魏文侯以吳起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　原漢書曰蕭何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惠帝自臨視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　增楊敞傳曰敞子惲居殿中廉潔無私郎官稱公平　雋不疑傳曰不疑每行縣録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

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　于定國傳曰定國父于公為縣獄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為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　黄霸傳曰宣帝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　朱邑傳曰邑為人敦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　原東觀漢記曰耿嵩履清高之節王莽末賊盜起穀貴人相食宗族在兵中者數百人升合分糧時嵩年十二三

宗人共推之主稟給莫不稱平　增後漢書陰興傳曰興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為言是以世稱其忠平　陳寔傳曰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　高柔傳曰時獄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内射兎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帝大

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廷尉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龜耶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爲奏辭旨深切帝意寤乃下京名即還訊各當其罪　魏紀習鑿齒曰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嚴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忘怒水鑑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　晉書顧榮傳曰榮平心處當多所全宥初榮與同寮宴飲見執炙者狀貌

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　北史高隆之傳曰隆之入為尚書右僕射時初給人田権貴皆占良美貧弱咸受瘠薄隆之啟神武更均平之　通鑑曰劉子翼性剛直朋友有過嘗面責之李百藥嘗稱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不恨　唐書李素立傳曰素立擢監察御史民犯法不及死高祖欲殺之素立諫曰三尺法天下所共有一動搖則人無以措手足方大業經始奈何輦轂下先棄刑書

乎帝嘉納　房玄齡傳曰玄齡當國夙夜勤彊任公竭節不欲一物失所無娼忌聞人善若已有之議法處令務為寛平不以已長望人取人不求備雖卑賤皆得盡所能　唐臨傳曰臨持節按獄交州出寃繫三千人累遷大理卿高宗嘗錄囚臨占對無不盡帝喜曰為國之要在用法刻則人殘寛則失有罪惟是折衷以稱朕意他日復訊餘司斷者輒分訴不已獨臨所訊無一言帝問故答曰唐卿斷囚不寃所以絶意帝歎曰為獄者固

當如是　張文瓘傳曰文瓘居大理卿不旬日斷疑獄四百抵罪者無怨言甞有小疾囚相與齋禱願亟視事時以執法平恕方戴胄　徐有功傳曰有功與皇甫文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坐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甞陷君於死今出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甞謂所親曰大理人命所繫不可阿旨詭辭以求茍免故有功為獄甞持平守正　韋承慶傳曰承慶凡三掌選銓授平允議者公

之　李日知傳曰日知及進士第天授中歷司刑丞時法令嚴吏爭為酷日知獨平寬無文致嘗免一囚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吾不去曹囚無生理日知曰僕不去曹囚無死法皆以狀讞而武后用日知議　李昭德傳曰昭德父乾祐貞觀初為殿中侍御史鄃令裴仁軌私役門卒太宗欲斬之乾祐曰法令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以輕罪致極刑非畫一之制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帝頷之　韋陟傳曰陟遷吏部侍郎

選人多偽集與正調相冐陟有風采擿辨無不伏者黜正數百員銓綜號爲公平　盧從愿傳曰睿宗立拜從愿吏部侍郎吏選自中宗後綱紀耗蕩從愿精力於官偽牒詭功擿檢無所遺銓總六年以平允聞帝異之特官其一子　記纂淵海曰唐裴垍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垍資給優厚從容歎洽其人乗間求京兆判司垍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他日有盲宰相憐公者不妨得之垍則

必不可　唐書崔祐甫傳曰祐甫改中書侍郎薦舉惟其人不自疑畏推至公以行未踰年除吏幾八百員莫不諧允　韋仁壽傳曰仁壽爲蜀郡司法書佐斷獄平得罪者皆自以韋君所論死無恨　通鑑唐紀曰元義方言李絳私其同年上以詰絳對曰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况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狥公也　五代史曰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乃請下學士院作詩賦爲貢舉格命李

懌為之懌笑曰予少舉進士登科偶然耳後生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為准格　宋史李沆傳曰帝以沆無密奏謂之曰人皆有密啟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啟夫人臣有密啟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敢效尤　王旦傳曰寇準罷樞密使託人私求為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準深憾之已而除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謝曰

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娓歎以為不可及　楊仲元傳曰仲元戒諸子曰吾入官五十年未嘗以私怨加人雖杖刑之微苟有兩比不敢與輕法以是為報國耳　詹體仁傳曰郡人真德秀早從遊嘗問居官涖民之法體仁曰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娓平心則無偏世服其確論云　元史多爾濟巴勒傳曰多爾濟巴勒為遼陽行省平章政事至官詢民疾苦知米粟羊豕薪炭諸貨皆藉鄉民販負入城而貴室童奴公

府隷卒爭强買之僅酬其半值又其俗編柳為斗大小不一豪賈猾儈得以高下其手民咸病之即飭有司厲防禁齊稱量諸物乃畢集而價自平　周自强傳曰自强為婺州路義烏縣尹時民間田稅之籍多失實以故差徭不平自强出令履畝覈之民不能欺文簿井井可攷於是賦役平均貧富樂業　張閏傳曰閏八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間言日使諸女諸婦各聚一室為女功工畢斂貯一庫室無私藏幼稚啼泣諸母見者即抱

哺一婦歸寧留其子衆婦共乳不問孰為巳兒兒亦不知孰為巳母也　明紀曰天順朝㑹試下第舉子有怨考官者以李賢弟李讓亦不第揣賢必怒遂奏考官較文顛倒宜正其罪上召賢問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無弊如臣弟讓亦不中可見其公上命置舉子於法羣議乃息

公平三

增孺子分肉　良將投醪

史記陳丞相世家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

孺子之為宰分肉甚均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黄石公記昔良將有饋簞醪者投於河令士卒迎流飲之簞醪不能味一河水三軍為之死非滋味及也

終不判署　北史羊敦傳敦為本州別駕公平正直見非法終不判署

豈復闕懷　彙書呂許公執政范希文屢攻其短坐落職知饒州呂再相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當大用之豈可但除舊職遂拜龍圖閣直學士經略陝西希文面謝曰向以公事忤相公不意乃爾奬拔許公曰豈復以前事闕懷

大小咸便

毫髮無私　元史白景亮傳景亮授衢州路總管先是為郡者於民間徭役不盡校田畝以為則吏得高下其手富民或優有餘力而貧弱不能勝者多至破産失業景亮深知其弊乃始覈驗田畝以均之役之輕重一視田之多寡大小家各使得宜咸便安之由是民不勞而事易集他郡邑皆取以為法　宋史王旦傳旦為相王曾

等謂旦曰每奏事其間有不經上覽者公批旨奉行恐人言以為不可一日奏對旦退曾等稍留帝驚曰有何事不與王旦來皆以前事對帝曰旦在朕左右多年朕察之無毫髮私自東封後朕諭以小事一面奉行卿等謹奉之

選德進賢　稱讎立子

新唐書韋表微傳表微與韋處厚議增選學士表微薦路隋處厚以諸父事表微因曰隋位崇入且翁右奈何荅曰選德進賢初不計私也　左傳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午祁奚子

人莫干私　子乃寬過

宋史李沆傳沆居位慎密不求聲譽動遵條制人莫能干以私　韓詩外傳魏文侯問於解狐曰寡人將

立西河之守誰可用者解狐對曰荆伯柳者賢人殆可文侯將以荆伯柳爲西河守荆伯柳問左右誰言我於君左右皆曰解狐荆伯柳往見解狐而謝之曰子乃寛臣之過也言於君謹再拜謝解狐曰言子者公也怨子者吾私也公事已行怨子如故

不受請謁　甚著聲稱

南史江湛傳湛在選職頗有刻覈之譏而公平無私不受請謁論者以此稱焉北史張黎傳黎以征赫連定功進號大將軍鎮長安清約公平甚著聲稱代下之日家無餘財

犯蹕罰金　降階勸酒

史記張釋之傳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乗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奏犯蹕當罰金文帝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不信於民也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北史崔暹傳魏帝宴華林園謂神武曰自頃所在百司多有貪暴朝廷中有用心公

平者王可勸酒神武降階跪言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并臣所射賜物千段乞以回賜帝褒美之

荆人遺弓　虎賁奪劒

呂氏春秋荆人有遺弓者弗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得矣　後漢書張陵官尚書梁冀帶劒入省陵呵叱令出敕羽林虎賁奪劒劾奏冀詔以一歲奉贖百僚肅然初冀弟不疑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謂曰昔舉君適以自罰也陵對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

獨薦處厚　皆喜少卿

新唐書韋表微傳表微為翰林學士是時李紳忤宰相貶端州龐嚴蔣防皆謫去學士缺人爭薦丞相所善者表微獨薦韋處厚人服其公　藝文類聚史記曰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分麋鹿雉兔人皆喜曰任少卿分則平

不激不隨　無偏無黨

宋史曾三復傳三復在臺餘兩年持論正平不激不隨 書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三國各處 一兒往督 燕書梁琛使秦琛從兄弈先在秦為尚書郎會罷秦主欲令琛止弈舍琛語有司曰昔諸葛亮兄弟各處三國及其聘集公朝相見退無私面君子之志余敢忘乎竟不止弈數就邸舍因問東國起居琛曰今二方鼎據兄弟並蒙附寵論心各有所在今欲以東國事語君恐非西國之所欲聞何以見問 藝文類聚魏武令曰今壽春漢中長安先欲使一兒各往督領之欲擇慈孝不違吾令兒亦未知用誰也雖兒小時見愛而長大能善必用之吾非有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兒子亦不欲有所私

敢忘先君 每戒諸子 五代史郭延魯還復州刺史延魯歎曰吾先君為沁州者九年民到於今思之吾今幸得為刺史其敢忘吾先君之志由是益以廉平自勵民甚賴之 宋史范純仁坐貶每

戒諸子弟毋得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悖必怨止之

七子均養　兩虎共鬬

通鑑上命宋璟蘇頲為諸王子制名及國邑之號又令別制一佳名及佳號進之璟等上言七子均養著於國風今臣等所制名號各三十餘輒混同以進以彰陛下無偏之德上善之　史記廉頗為趙將藺相如拜上卿位在廉頗右廉頗曰吾見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已而出望見廉頗引車避匿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臣雖懦弱獨畏廉將軍哉顧念強秦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相鬬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

為官擇人　迎門見母

新唐書陸象先傳元方子象先為揚州參軍事時吉頊與元方同為吏部侍郎頊擢象先為洛陽尉元方不肯當頊曰為官擇人豈以吏部子廢至公耶　彙書孔奮在姑臧四年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不以官屬禮之嘗迎於大門引入見母

徹棘開門　毀家紓國　五代史和凝傳凝知貢舉是時進士多浮薄喜為諠譁以動主司主司每放榜則圍之以棘閉省門絕人出入以為常凝徹棘開門而士皆肅然無譁所取皆一時之秀　左傳鬬穀於菟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惟憂國家　不私親戚　晉書王坦之臨終與謝安桓沖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之事又何充傳充立朝正色以社稷為已任凡所選用皆以功臣為先不以私恩樹親戚談者以此重之

尺布無私　一瓜必共　元史鄭文嗣傳文嗣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餘年一錢尺布無敢私　北史齊蘭陵王長恭傳長恭為將躬勤細事每得甘美雖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

吾為宰相　子皆奴材　通鑑李國貞治軍嚴朔方將士不樂皆思郭子儀故王元振為之作亂子儀至軍元振自以為功子儀曰汝臨賊境輒害主將若賊

秉其釁無絳州矣吾為宰相豈愛一卒之私耶收元振及其同謀者四十人皆殺之　記纂淵海郭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侯杖殺之諸子泣訴于子儀且言都虞侯之横子儀叱遣之明日以事語僚佐而歎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不賞父之都虞侯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

賜置軍門

賞分麾下　唐書石雄傳雄臨財廉每朝廷賜與輒置軍門自取一匹縑餘悉分仕伍　武編漢李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賞賜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産事將兵之絶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士卒不盡餐不嘗食士卒以此愛樂為用也

奉職死節　史記郅都傳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

論法決疑

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背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　蜀志楊戲傳戲年二十餘從州書佐為督軍從事職典刑獄

論法決疑

號為平當

何必不九卿　豈可負一郡　後漢書虞詡傳詡字升卿祖父經為郡獄吏按法平允每冬月上其狀恒流涕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為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為九卿耶故字詡曰升卿　三國志王觀傳觀為南陽涿郡太守明帝即位下詔書使郡縣條為劇中平者主者欲言郡為中平觀教曰此郡濱近外虜數有寇害云何不為劇耶主者曰若郡為外劇恐於明府有任子觀曰夫君者所以為民也今郡在外劇則於役條當有降差豈可為太守之私而負一郡之民乎遂言為外劇郡後送任子詣鄴時觀但有一子而又幼弱其平心如此

于定國為廷尉民以不冤　蘇孺文按太守人皆知畏　漢書于定國傳定國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

寃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寃　後漢書蘇章傳章遷兾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贓迺請太守為設酒肴陳生平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兾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

人為不善無使聞於應鈴　吾自非私敢以撓夫弘正　宋史范應鈴傳應鈴家居時人有不平不走官府而走應鈴之門為不善者輒相戒曰無使范公聞之　元史張弘範傳弘範南征以弟弘正為先鋒戒之曰逕汝驍勇非私汝也軍法重吾不敢以私撓公勉之

功曹奉檄敢辭從事之書　使者行臺先飲故人之酒　後漢書袁安傳安為縣功曹奉檄請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情則非功曹所持辭不敢受　魏書源懷傳詔懷為使持節

加侍中行臺巡行北邊六鎮恒燕朔三州鎮將元尼須與懐少舊貪穢狼藉置酒請懐謂懐曰命之短長由卿之口豈可不相寛貸懐曰今日之集乃是源懐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鞫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為使人撿鎮將罪狀之處尼須揮淚而已無以對之既而表劾尼須其奉公不撓皆此類也

公平四

增任以宮省

三國志董允傳丞相亮將北征住漢中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

猶宰封羊

元史蒙克薩勒傳蒙克薩勒為斷事官之長既拜命問左右曰主上以我長此官諸公其為我言以何道守官衆皆黙然又問之有夏人呼爾罕居下坐進曰夫札爾固齊之道猶宰之封羊也解肩者不使傷其脊在持平而已

可談風月

世說徐勉為吏部尚書嘗與門

人夜集客有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時人服其無私

為近世表 記纂淵海尹翁歸抱公潔已為近世表

公門桃李 唐紀狄仁傑嘗薦數十人卒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分衣共食 通鑑李嵩在朝姻親故人與之分衣共食而未嘗私以王官

品裁清允 唐書楊綰傳綰遷吏部品裁清允人服其

密籍其名 宋史王旦傳旦為相賓客滿堂無敢以私請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召與語訪詢四方利病或可疏其言而獻之觀才之所長密籍其名其人復來不見也

家書不發 富鄭公神道碑富公使契丹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

與士卒分勞 武編魏吳起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糧與士卒分勞

斷獄三十年後漢書郭躬傳躬父弘弘太守寇恂以弘為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凡為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

不求識面臺官東軒筆録孫夢得為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或問曰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薦之何也孫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

公平五

增表諸葛亮出師表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增對唐陳宓對曰凡建議求言之人則以他事逐諫官

言事稍直則以他職徙忠憤者指為不靖切直者目曰沽名衆怨所萃則相繼超升物論所歸則以次疏外某人之遷是嘗重人罪以快同列之私忿者某人之擢是嘗援古事以文適日之天變者直節重望以私嫌而久棄老奸宿贓以巧請而率復使大臣果能杜倖門塞邪徑則舉錯當而人心服臣故曰大臣之心貴乎公

原論魏曹羲至公論曰凡智者之處世咸欲興化致治者也興化致治不崇公抑私割情以順理厲清議以督

俗明是非以宣教者吾未見其功也清議非臧否不顯
是非非賞罰不明故臧否不可以遠實賞罰不可以失
中若乃背清議違是非雖堯不能一日以治審臧否詳
賞罰雖中主可以萬世安君子知私情之難統至公之
易行故季友鴆兄而不疑叔向戮弟而不悔斯二士者
皆前世之通士晉魯之忠臣也亦豈無慈愛骨肉之心
愍恤同生之仁哉夫至公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理之
要也人之用也昔鯀者親禹之父也舜則殛鯀而興禹

禹知舜之殛其父無私故受命而不辭舜明禹知已之至公故用之而無疑無私者雖父黜而子不言況用之他哉　晉嵇康釋私論曰不知冒陰之可以無影而患影之不匿不知無情之可以無患而恨情之不巧豈不哀哉未有抱僞懷姦而身立清世匿非藏情而信著明君者也是以君子既有其質又觀其鑒不以愛之而苟善不以惡之而苟非心無所矜而情無所繫非賢人君子高行之異美者乎

增評三國志諸葛亮評曰諸葛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内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

增箴唐張藴古大寶箴曰詩之不識不知書之無偏無

黨一彼此於胸臆捐好惡於心想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蚩自生

增誡唐姚元崇執秤誡曰聖人為衡四方取則志守公平體兼正直用於天官銓綜斯得行於里閈紛競以息故南北以對左右以持秤物低昂不差毫釐使錙銖不惑輕重無疑智不能矯愚不能欺存公去詐以公滅私

無偏無黨君子似之法者天下公器官者庶人之師其身既正不令而行在下無怨唯上之平故曰上之所仰人皆其向我之所教人皆其效心苟至公人將大同心能執一政乃無失嗟爾多士欽哉勉旃庶以觀則同夫佩弦

正直一

增爾雅曰梏梗較䫉庭道直也注梏梗較䫉皆正直也詩曰既庭且碩䫉道無所屈疏庭條直也

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　又曰君子敬

以直內　書曰直哉惟清　又曰直而温　又曰平康正直　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又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禮記曰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　又曰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　韓詩外傳曰君子正言直行指人之過非毁疵也　又曰正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為安肆志不為危激行　國語慶鄭曰下有直言臣之行也上有直刑君之明也　漢書賈山至言曰臣聞

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　宋史羅點傳曰點言君子得志常少小人得志常多葢君子志在天下國家而不在一己行必直道言必直論往往不忤人主則忤貴近不忤當路則忤時俗小人志在一己而不在天下國家所言所行皆取悅之道用其所以取忤者其得志鮮矣用其所以取悅者其不得志亦鮮矣　亢倉子曰聖王貴忠臣正士為

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　荀子曰身之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身之所短上雖不知不以取賞長短不飾以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士矣　韓非子曰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　文中子曰以性制情者鮮矣吾未見處歧路而不遲迴者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鹽鐵論曰犯嚴顔以匡公卿之失者直士也　元次山曰吾輩全直三十年未嘗曲氣以轉聲曲辭以達意曲步以便往曲視以回目

正直二

增子華子曰堯舜三代之王也無意於王而天下治所循者直道故也　又曰晏子治阿三年毀聞於朝公不悦召而將免焉晏子辭曰臣知過矣請復之三年而舉國善之公將致其所賞晏子辭曰昔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取也而更得罪焉今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誅也而更得賞焉非臣之情臣不願也子華子聞之曰晏子可謂直而不阿者矣　韓詩外傳曰衛大夫史魚病且

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為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肖死不能治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伯玉而貴之而退彌子瑕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可謂直矣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新序曰魏文侯與大夫坐問曰寡人如何君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至任座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封君之子是以知君

非仁君也文侯怒逐任座次至翟璜對曰君仁君也曰何以言之對曰吾聞其君賢者其臣直聞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仁也文侯曰善復召任座　呂氏春秋曰能意見齊宣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對曰意何能直意聞好直之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汙君今意身得見君而家托乎齊意何能直夫賢主所以貴士者以其能直言也言直則枉者見人主欲聞枉而惡直是障水源而欲其流也　漢書周昌傳曰昌為人强力敢直言

自蕭曹等皆卑下之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昌廷爭之強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即罷 史記汲鄭傳曰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已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内行脩潔好直諫數犯主之顔色 漢書葢寛饒傳曰寛饒奏封事上以寛饒怨謗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

以為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上書頌寛饒曰寛饒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　後漢書禰衡傳曰孔融上疏薦衡曰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如讐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　司馬芝傳曰芝之性亮直不矜廉隅與賔客談論有不可意便面折其短退無異言　蘇則傳曰則徵拜侍中與董昭同僚昭嘗枕則膝臥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後

則從行獵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牀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吏臣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　晉武帝本紀曰帝與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與帝爭言散騎常侍鄭㣲表請罪之帝曰讜言謇諤所望於左右也人主常以阿媚為患豈以諍臣為損哉　晉中興書曰紀回字公則不畏强禦丹陽尹桓景頗佞事司徒導會熒惑守南斗經旬導語回曰南斗揚州分而熒惑守之吾當遜

位以厭此譴回答曰公與桓景造滕熒惑何由退舍尊甚愧之　晉書庾袞傳曰袞嘗與諸兄過邑人陳準兄弟諸兄友之皆拜其母袞獨否準弟徽曰子不拜吾親何袞曰未知所以拜也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於人之子也其義至重袞敢輕之乎遂不拜準徽歎曰古有亮直之士君近之矣　王恭傳曰會稽王道子嘗集朝士置酒於東府尚書令謝石因醉為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聲欲令羣下何所取

則石深銜之　崔洪傳曰洪少以清厲顯名骨鯁不同於物人有過輒面折之爲尚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叢生荆棘來自博陵在南爲鷂在北爲鷹　孫盛傳曰盛著晉陽秋詞直而理正既而温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闗君門户事其子遽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還家性方嚴有軌憲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爲百口計盛大怒不許南史陸杲傳曰杲爲御史中丞性婞直無所顧望時山

陰令虞肩在任贓汙數百萬杲奏收劾之中書舍人黄睦之以肩事託杲杲不答梁武聞之以問杲杲答曰有之帝曰識睦之不答曰臣不識其人時睦之在御側上指示曰此人是也杲謂曰君小人何敢以罪人屬南司睦之失色　劉瓛傳曰齊高帝謂瓛曰吾應天革命物議以為何如瓛曰陛下戒前規之失加之以寛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及帝出謂司徒褚彦回曰方直乃爾學士故自過人　明山賓傳曰山賓家中甞

乏困貨所乘牛既售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療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歎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樸激薄停澆矣

北史古弼傳曰弼入欲陳奏遇帝與給事中劉樹棋志不聽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起於帝前捽樹頭掣下牀以手搏其耳以拳毆其背曰朝廷不理實爾之罪帝失容放棋曰不聽奏事過在朕樹何罪置之弼具狀以聞帝竒弼公直皆可其奏

魏書于烈傳曰烈爲領

軍將軍咸陽王禧為宰輔曾遣家僮傳言於烈曰須舊羽林虎賁執仗出入領軍可謂差遣烈曰領軍但知典掌宿衛有詔不敢違理無私給奴惘然而返禧復遣謂烈曰我是天子兒天子叔元輔之命與詔何異烈厲色答曰若是詔應遣官人何由遣私奴索官家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　北史高恭之傳曰恭之字道穆以字行除御史中尉帝姊壽陽公主出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深恨泣以訴帝帝

曰高中尉清直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私恨責之也

陽固傳曰中尉王顯起宅既成集寮屬宴饗酒酣問固曰此宅何如固曰晏嬰湫隘流稱至今豐屋生災著於周易此葢同傳舍耳惟有德能卒願公勉之　柳昂傳曰昂子調歷祕書郎侍御史僕射楊素嘗於朝堂見調因獨言曰柳條通體弱動揺不須風調斂版正色曰調信無取公不當以為侍御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公當具瞻之地樞機何可輕發素甚奇之　榮毗傳曰楊素

薦玭為華州長史素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玭以法
繩之無所寬貸素因朝集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
也玭答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言戲
耳在朝侃然正色為百寮震憚　韋思謙傳曰思謙擢
監察御史常曰御史出使不能動摇山嶽震慴州縣為
不任職中書令褚遂良市地不直思謙劾之罷為同州
刺史及復相出思謙清水令或弔之答曰吾狷直觸機
輒發暇恤身乎　李邕傳曰邕拜左拾遺御史中丞宋

璟劾張昌宗反狀武后不應邑立階下大言曰璟所陳社稷大計陛下當聽后色解即可璟奏　舊唐書曰韋安石為納言常於内殿賜宴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數人於前博戲安石跪奏曰蜀商賤類不合預登此筵因顧左右令逐出之一座皆為失色則天以安石辭直深慰勉之　通鑑曰武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皆以為瑞杜景儉獨曰今草木黄落而此更發榮隂陽不時咎在臣等　唐書李日知傳曰初安樂公主館第成中宗

臨幸宴從官賦詩曰知卒章獨以規誡睿宗他日謂曰

嚮時雖朕亦不敢諫非公挺直何能爾　白居易傳曰

居易對殿中論執彊鯁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

色罷謂李絳曰是子吾自拔擢乃敢爾我叵堪此必斥

之　吳兢傳曰兢初與劉子玄撰定武后實録敘張昌

宗誘張說誣証魏元忠事後說為相讀之心不善知兢

所為即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

兢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草故在聞

者歎其直説屢以情蘄改辭曰徇公之情何名實録卒不改　田布傳曰布為左金吾衛將軍諫官常論事帝前同列將麾却之布止曰使天子容直臣毋輕進　李晟傳曰晟嘗曰魏徵以直言致太宗於堯舜上忠臣也我誠慕焉行軍司馬李叔度曰彼搢紳儒者事公勲德何希是哉晟曰君失辭晟幸得備將相苟容身不言豈可謂有犯無隱耶　通鑑曰柳公綽為京兆尹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横衝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

日入對延英上色甚怒詰其專殺之狀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曰誰當奏者對曰本軍當奏若死於街衢金吾街使當奏在坊内左右巡使當奏上無以罪之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穆寧傳曰寧性不能事權右毅然寡合執政者惡之雖直其誣猶置散位寧默不樂喈曰時不我容我不時徇又可以進乎甞譔家令訓諸子人一通又戒曰君子之事親養志為大吾志直道而已苟枉其道三牲五鼎非吾養也　鄭

澥傳曰澥為右補闕敢言無所諱憲宗謂澥父餘慶曰
卿令子朕直臣也可更相賀　劉蕡傳曰太和二年舉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於庭是時第
策官見蕡對嗟伏以為過古晁董而畏中官眦睚不敢
取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河南府參軍事李郃曰蕡逐
我留我顔其厚耶乃上疏曰陛下以直言名天下士蕡
以直言副陛下所問雖訐必容雖過當奬書於史策千
古光明　五代史曰蕭儼仕南唐累官大理卿兼給事

中後主屢與嬖倖對奕儼入白事舉奩投地後主大怒曰汝與魏徵孰愈儼從容曰臣若非魏徵陛下亦非唐太宗矣　宋史竇偁傳曰偁遷左諫議大夫充職七年參知政事上謂偁曰汝何能臻此偁曰陛下不忘舊臣太宗曰非也卿能以公正責賈琰朕旌直臣耳　吕端傳曰端被疾詔免常參後以太子太保罷在告三百日有司言當罷奉詔賜如故時李惟清以樞密改御史中丞意端抑己即彈奏常參官疾告逾年受奉者又構人

訟堂吏過失欲以中端端曰吾直道而行無所愧畏也

唐介傳曰介為人簡伉以敢言見憚每言官缺衆皆望介處之覿其風采神宗謂其先朝遺直故大用之

張戩傳曰戩為監察御史裏行論王安石亂法書數十上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戩曰戩之狂直宜為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　鴻書曰王安國字平甫安石弟也以茂才入對帝問卿兄秉政若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歛太急耳荆公與吕惠卿論新法平甫

吹笛於内兄諭之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甫即應曰幸相公遠佞人　宋史趙鼎傳曰車駕還臨安内侍移竹栽大内鼎見之曰艮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耶因奏其事上改容謝之　韓世忠傳曰岳飛寃獄舉朝無敢出一語世忠獨攖檜怒又抵誹和議觸檜尤多　杜莘老傳曰莘老甞歎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姑言其次是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及任言責極言無隱稱骨鯁敢言云　王淮傳曰樞密都承旨王

忤怙寵為姦淮極陳其罪謂人主受謗鮮不由此上即
斥之且曰丞相直諒無隱君臣之間正宜如此章頴論
事狂直上將黜之淮曰陛下樂聞直言士大夫以言相
高此風可賀也黜之適成其名上訖 倪思傳曰思疏
十上言多痛切時李皇后寖預政思進講姜氏會齊侯
於濼因奏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者不能防其
漸也始於褻狎終於恣横卒於陰陽易位內外無別甚
則離間父子幾至亂亡上悚然趙汝愚同侍經筵退語

人曰讜直如此吾黨不逮也　䓗顒傳曰高宗詔求直言顒上疏謂陛下以手足之至親付州郡之重寄是利一人害一方也人稱其直　辛棄疾傳曰孝宗台對延和殿時虞允文當國帝鋭意恢復棄疾因論南北形勢及三國晉漢人材持論勁直不為迎合　程元鳳傳曰元鳳攺宗學博士以詩禮講榮王府旁諷曲諭隨事規正多所裨益王亦傾心敬聽輪對極論世運剝復之機及人主所當法天者理宗覽之曰有古遺直風　楊泰

之傳曰泰之入對言陛下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使天下以言為戒臣恐言路旣梗士氣益消上竒其對

金史赫舍哩良弼傳曰一日上問良弼曰朕觀前史有在下位而存心國家直言為民者今無其人何也良弼曰今豈無其人哉葢以直道而行反被謗毀禍及其身是以不為也　李晏傳曰晏為御史中丞㑹朝士以病謁告世宗意其詐謂晏曰卿素剛正今某詐病以窐相親故畏而不糾與晏跪對曰臣雖老平生所恃者誠

與直爾百官病告監察當視臣為中丞官吏奸私則當言之病而在告此小事臣容有不知其畏宰相何圖焉

張行信傳曰行信為人純正不事脩飾雖兩登相位殆若無官然遇事輒發無所畏避每奏事上前旁人為動色行信處之坦如也

元史竇默傳曰默為人樂易平居未嘗評品人物與人居温然儒者也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汲黯無以過之

程思廉傳曰思廉累任風憲剛正疾惡言事愷切如請早建儲貳訪求賢

後辨車服議封謚養軍力定律令皆急務也　楊多爾濟傳曰御史納琳言事忤旨帝怒叵測多爾濟救之後數日帝讀貞觀政要多爾濟侍側帝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朕安得用之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將焉用之帝笑曰卿意在納琳耶當赦之以成爾直名

明洪武實録曰劉基為人剛毅慷慨有大節每論天下事是是非非無少回曲上察其誠任以心膂基亦自謂不世遇知無不言　宋思顔傳略曰太祖嘗視事東

閣天暑汗沾衣左右更以衣進皆數經浣濯者思顏曰
主公躬行節儉衣浣濯之衣真可示法子孫但恐今日
如此後或不然願始終如一太祖嘉其直賜之幣　稗
史曰文皇喜漢王英勇乃私台問隆平侯張信信艴然
對曰事干天常豈易為耶文皇大怒拔剣折信齒衣盡
血漬少焉賜更新衣曰直臣也事遂寢　李時勉傳略
曰帝幸史館撒金錢賜諸學士皆俛取時勉獨正立帝
乃出餘錢賜之　羅倫傳略曰倫舉進士對策有曰人

主一日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去其下句倫不從直聲震於時奏名第一官修撰會李賢奪情臺諫皆不敢言倫詣私第告以不可既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今奪情之非遂落職士論益榮之

武宗實録曰王恕字宗貫三原人巡撫雲南劾鎮守中官不法事沒其部下所得金寶勲戚咸憚之使人至尼方無敢索其賂者居雲南九月疏二十上言皆剴切由是直聲動天下 又曰馬文升歷事五朝垂六十年僉

節清名終始如一直道而行不阿權貴雖遭讒羅詬屢起屢仆迄不少貶　獻徵録曰明憲宗時妖僧繼曉挾近幸梁方以進得被殊眷林俊上疏極論請斬繼曉而黜方言甚激烈時言路久塞臺諫噤不敢作一語俊直聲振海内人比之鳳鳴朝陽云

正直三

增賜箸　破琴開元遺事宋璟為宰相時春御宴帝以所用金箸賜璟曰非賜汝金蓋以箸表汝直也　晉書戴逵善琴武陵王晞聞而名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　原朱雲

請劍　張綱埋輪 漢書朱雲傳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臣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從龍逄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上意解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後漢書張綱傳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綱受命之部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

增明目張膽　讜論危言 錦繡萬花谷唐韋思謙為御史曰大丈夫當敢言地須明目張膽以報天子　萬姓統譜龔端元昌初進士立朝未嘗隨世俯仰欽宗時極論時事危言讜論欽宗謂其凜凜有直臣節

置笏而退　躡履以行 北史劉行本傳

隋文帝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上不顧行本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令臣在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安得輕臣而不顧臣所言非私因置笏於地而退上斂容謝之遂原所笞者　宋史王希呂傳希呂以劾張說出外方說之見用也氣勢顯赫後省不書黄學士院不草詔皆相繼出逐而希呂復以身任怨去國之日屏徒御躡屨以行恬不為悔由是直聲聞於遠邇雖以此黜亦以此見知

韓休知否　魏公兼之　唐韓休傳休峭鯁時政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　又魏知古傳知古方直有雅才宋璟曰叔向古遺直子産古遺愛兼之者其魏公乎

坐客引去　陛下何之　宋史陳東傳東倜儻負氣不戚戚於貧賤蔡京王黼方用事人莫敢指言獨東無所隱諱所至宴集坐客懼為己累稍引去

魏志陳矯傳明帝即位矯進爵東鄉侯車駕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責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反其亮直如此

並為佳士　豈有倦人

宋史周葵傳葵嘗乞召用侍從臺諫孝宗曰安得如卿直諒者遂薦李浩龔茂良孝宗皆以為佳士次第用之　吳志虞翻傳翻性疏直數有酒失孫權與張昭論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神仙哉

允真忠臣　岱之益友

北史高允傳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知允意遂屏左右以待之禮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帝謂羣臣曰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是非恒正言面論至朕所不忍聞者皆侃侃論說無所避就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　三國志呂岱傳岱親近吳郡徐原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及原死岱哭之

甚哀曰德淵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德淵原字也

引裾奮衣　釋旌係韈

魏志辛毗傳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户實河南時連蝗民飢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謂我徙之非耶毗曰臣以為非也帝不荅起入内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耶遂徙其半　子華子周之六師歷郊而陳武王韈係解焉有五臣者將受誓事於前王顧而使之係五臣者相目而對曰臣之所以事君王非為係韈者也王不得已乃釋旌鉞而親係之

朕所自知　君難獨處

新唐書趙涓傳始永泰時禁中火近東宮代宗疑之涓以監察御史為巡使驗治迹火所來乃宦人直舍帝在東宮頗德之及為觀察使韓滉所奏免官帝見其名問宰相曰是豈永泰時御史乎對曰然詔拜尚書左丞既至勞之曰卿正直朕所自知乃以罪

聞不信也　又歸登傳登策賢良為右拾遺裴延齡得幸德宗欲遂以為相右補闕熊執易疏論之以示登登動容曰願竄吾名雷霆之下君難獨處故同列有所諫正輒署無所回諱

不敢燒尾　豈易碎衣　唐書蘇瓌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許國公時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瓌獨不進曰臣誠不稱職不敢燒尾　史緯宋陳禾傳禾嘗劾童貫奏未終徽宗拂衣起禾引上衣請畢其說衣裾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上曰卿能如是朕復何憂內侍請易衣上曰留以旌直臣

鯁切如初　辭色不變　宋史李彌遜傳彌遜自政和末以上封事得貶垂二十年及復為起居郎直前論事鯁切如初　北齊紀裴謁之上書正諫言甚切直文宣將殺之白刃臨頸謁之辭色不變

衆皆悚伏　獨為箴規　新唐書唐臨傳臨遷侍御史大

夫韋挺責著位不肅明日挺趍次與江夏王道宗語臨進曰王亂班道宗曰與大夫語何至爾臨曰大夫亦亂班挺失色衆皆悚伏　又李景伯傳景伯為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及朝集使酒酣各命為回波詞或以諂言媚上或要丐誹寵至景伯獨為箴規語以諷帝帝不悅中官令蕭至忠曰真諫官也

吾有李生朕之汲黯　北史李彪傳彪既為孝文所寵性又剛直遇多劾糾遠近畏之豪右屏氣帝常呼為李生從容謂羣臣曰吾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　錦繡萬花谷真宗見田錫色必莊嘗目之曰朕之汲黯

執之數四　至於再三　明紀編年李賢每有所奏請上不從賢執之數四左右皆寒悚同列亦為賢懼賢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然至於利害係國家安危者豈可默默以苟祿位上知賢之深終不以為忤也　北史游肇傳肇於吏事斷決不速主者諮呈反覆至於再三必窮其理雖寵勢干請終

無迴撓方正之操時人服之

受之寒心　聞者掩耳

稗史王介甫用事凡百措置舉天下莫能奪劉道原直指其事而是非之或面刺介甫變色如鐵受之者寒心聞之者起而避席道原略不以介意　宋史呂祖泰傳祖泰論世事無所忌諱聞者莫不掩耳而走

帝爲斂容　臣不好戲

北史崔昂傳武定六年甘露降宮闕文武同賀昂曰吉凶兩門不由符瑞故桑雉之戒實啟中興小鳥孕大未聞福感所願陛下雖休勿休允答天意帝爲斂容　稗史宣廟初思用舊人名蹇義等數人寵之皆依違承順惟户部尚書黄福持正不阿命觀戲曰臣不好戲命圍棋曰臣不會棋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教無益之事所以不會

一人獨賢　二臣不幸

性理羅氏曰士之立朝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漸入於懦汲黯正直所以闕公孫之阿

訣忠厚所以關張湯之殘刻武帝享國五十五年其臣之賢獨此一人而已　宋史羅點傳點無矯激崖異之行而端介有守義利之辨皎如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點曰當先論其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宰相趙汝愚嘗泣謂寧宗曰黄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褫裘謝恩　引燭焚詔

左編則天時南海貢集翠裘后以賜張昌宗狄仁傑奏事命與昌宗雙陸則天曰賭何物仁傑曰以臣紫絁袍為對賭昌宗翠裘則天曰此裘價踰千金仁傑曰臣袍乃大臣朝見之衣翠裘乃嬖臣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昌宗神沮氣索累局連北仁傑對御褫裘謝恩而出及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縱馬而去　宋史李沆傳真宗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為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其議遂寢

拾遺補闕　追走逐飛

張芹備遺錄戴豸官侍講上諭之曰官翰林者

雖以論思為職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民生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顯名後世盍以古人自期待哉公與侍講張信頓首謝由是感奮思所以稱上意拾遺補闕直聲振於朝　初潭集李繪為高陽內史崔諶恃勢乞麐角鴿羽繪荅曰鴿有六翮飛則沖天麐有四角走則入海下官膚體疏懶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

刺譏近臣　區別流品

漢書陳萬年傳萬年子咸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書數十上遷為左曹　金史高楨傳楨久在臺彈劾無所避每進退必以區别流品進善退惡為言

出言不阿　厲語折抑

金史冨珠哩阿喇哈傳上問赫舍哩良弼曰阿喇哈何如人也對曰有幹材持心忠正出言不阿順　新唐書徐有功傳時獄吏爭以周內窮抵相高朝野震怒莫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顔爭枉直后厲語折抑有功爭益牢

嘉坐自如　充聞異此

漢書申屠嘉傳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罷朝嘉為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其釋之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初潭集王含作廬江郡甚貪濁王敦欲護其兄故於衆坐稱其佳謂廬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充為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

無忝爾祖　不能為郎

宋史晏敦復傳敦復靜默自守如不能言立朝論事無所避帝嘗謂之曰卿鯁峭敢言可謂無忝爾祖矣　初潭集魏世祖遊丁邯為郎邯托疾不就詔問實病羞為郎乎對曰臣實不病恥以孝廉為令史耳世祖怒使虎賁杖之數

十詔問欲為郎否對曰能殺臣者陛下不能為郎者臣也

戮死施生　絶無僅有

左傳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　齊東野語近世敢言之士雖間有之然終始一節明目張膽言人之所難者絶無而僅有惟洪公天錫以正心格君為說又言古今為天下患者三宦官也外戚也小人也

聲動天下　望冠一時

宋史唐介傳介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真御史必曰唐子方而不名　唐書李絳傳絳以直道進退望冠一時

天知元發吾復何憂　帝獎汝明京頗見憚

宋史滕元發傳元發以前過貶居筠州或以為復有後命元發談笑自若

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遂上章自頌神宗惻然即以為湖州　又張汝明傳汝明嘗攝殿中侍御史即日具疏劾政府市恩招權以豢京為首帝奬其介直京頗憚之

正直四

增國之龜寶 北史隋柳彧傳彧見上勤於聽受百寮奏請多有煩碎因上疏諫上覽而嘉之因曰柳彧正直之士國之龜寶也

麻不可草 六帖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韓偓當草制曰腕可斷麻不可草

連呼太平 唐書張萬福為金吾將軍裴延齡讒譖陸贄等德宗怒未解諫議陽城等詣延英門疏論萬福聞諫官伏閤往至延英門大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諸諫議能如此天下安得不太平已而連呼太平太平太平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

不署紙尾 南史蔡廓

傳廓徵為吏部尚書因北地傳隆問中書令傳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徐羡之羡之曰黄門郎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厝懐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吾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羡之小字寔黄紙録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言署紙尾也羡之亦以廓正直不欲使居權要徙為祠部尚書

瓦為油衣 唐書谷那律傳那律從太宗出獵遇雨沾漬因問曰油衣若為而無漏耶那律曰以瓦為之當不漏帝悦其直

為國砥柱 稗史唐子方覺上幸其第見畫像不類命取舊藏本以賜其家上有昭陵御題直哉若人為國砥柱

世祖霽威 元伊蘇特穆爾傳伊蘇特穆爾為御史大夫遇事廷辨吐辭鯁直世祖每為之霽威

堂植八杉 姓譜宋徐師回元豐中知南康軍性耿直建堂植八杉號曰直節曰吾欲守節如此杉之直

賜名曰筆 魏書古弼傳弼

以敏政著稱太宗嘉之賜名曰筆取其直而有用後改名弼言其輔佐才也

笏擊邦昌 宋史李綱傳綱言張邦昌僭逆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上頗感動汪伯彥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

兩路爭卿 宋史和斌傳斌擢文思副使權廣西鈐轄改秦鳳廣西以蠻事乞留秦州亦請之後召對議者謂交州可取斌咸言有害無益願戒邊臣無妄動神宗歎曰卿質直如此乃知兩路爭卿為不誣矣

何愛一官 唐書魏謩諫帝出李孝本女詔曰乃祖在貞觀時指事直言無所避謩為拾遺屢有獻納雖居官日淺朕何愛一官增直臣之氣其以為右補闕

齒送史館 姓譜明齊魯洪武初舉進士授御史性鯁介敢言嘗因事進諫擊落二齒魯拾之謂上曰臣此二齒當送史館上默然由是益重之

正直五

增詩漢朱暉為臨淮太守吏人為之歌曰彊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懐其恵　唐儲光羲獻宋使君詩曰三居清憲臺兩拜文昌閣為道既貞信處名猶謇諤鐵柱厲風威錦軸含光輝夜闈持簡立朝看伏奏歸杜甫折檻行曰嗚呼房魏不復見秦王學士時難羨青衿冑子困泥塗白馬將軍若雷電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婁公不語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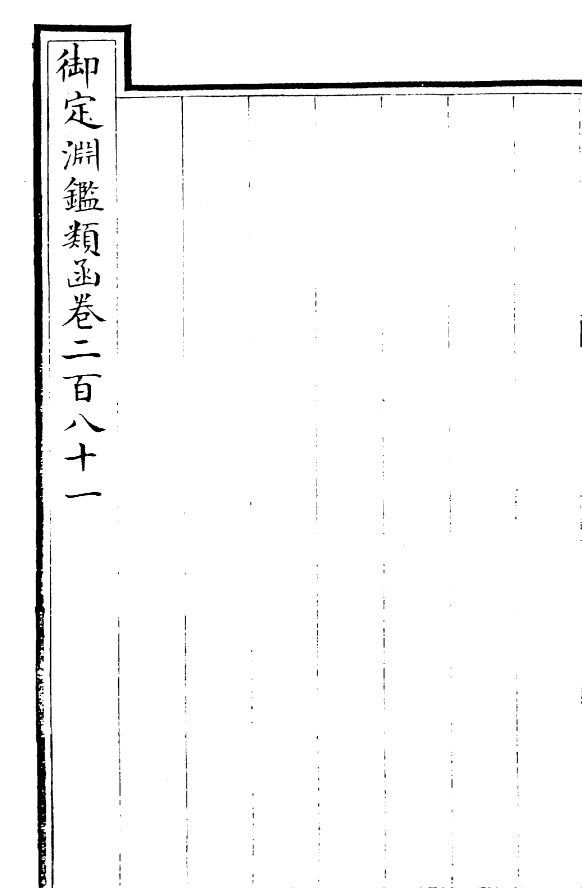
增賦漢曹昭東征賦曰好正直而不回兮精誠通於明神庶靈祇之鑒昭兮祐良貞而輔信　晉何晏景福殿賦曰招忠正之士開公直之路想周公之昔戒慕咎繇之典謨

增疏唐元稹疏曰人君始即位萌象未見必有狂直敢言者上或激而進之則天下君子望風曰彼狂而容於上其欲來天下之士乎吾之道可以行矣其小人則竦利曰彼之直得幸於上吾將直言以徼利乎由是天下

賢不肖各以所忠貢於上

增記宋蘇轍直節堂記曰南康太守廳事之東有堂曰直節朝請大夫徐君望聖之所作也庭有八杉長短巨細若一直如引繩高三尋而後枝葉附之岌然如揭太常之旗如建承露之莖凛然如公卿大夫高冠長劒立於王庭有不可犯之色君作堂而以直節命焉夫物之生未有不直者也不幸而風雨撓之巖石軋之然後委曲隨物不能自保雖竹箭之良松栢之堅皆不免於此

惟杉能遂其性不扶而直其生能傲冰雪而死能利棟宇者與竹柏同而以直過之求之於人益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耶徐君温良汎愛所居以循吏稱不為皦察之政而行不失於直觀其所說而其為人可得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一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二

人部四十一 謹慎 勤勞

謹慎一

增爾雅曰毖神溢慎也疏曰謂謹慎也毖者周書洛誥云夙夜毖祀溢者舍人曰溢行之慎周頌維天之命云假以溢我　易曰庸行之謹　又曰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又曰君子以慎言語　又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又曰茍錯諸地而可矣

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　又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書曰儆戒無虞又曰慎厥身脩思永　又曰慎厥終惟其始　又曰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又曰其難其慎　又曰明德慎罰　詩曰慎爾出話　又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

禮曰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　又曰君子道人以言

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　又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謬以千里　又曰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韓詩外傳曰官怠於有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　又曰脩身不可以不慎也嗜慾侈則行虧讒毀行則害成患生於忽怒禍起於纖微汙辱難湔灑敗失不復追不深念遠慮後悔何益

漢書魏相傳曰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羲和

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　晉書郭璞傳曰夫法令不一則人情惑職次數改則覬覦生官方不審則秕政作懲勸不明則善惡渾此有國者之所慎也　老子云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管子曰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小禮不謹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　又曰人主不可以不慎貴不可以不慎民不可以不慎富慎貴在舉賢慎民在置官慎富在務地故人主之卑尊輕重在此三者不可不慎　文子曰所謂小心者

慮患未生戒禍愼微不敢縱其欲也　荀子曰言有召禍也行有召辱也君子其愼所立乎　文心雕龍曰義勝欲則從欲勝義則凶戒愼之至也　明方孝孺集曰均之爲身也聖賢之尊榮若彼而衆人之汙辱若此曷爲而然哉愼行與否致之耳

謹愼二

增三國志齊王芳紀曰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愼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愼所與也　書曰厥亦

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又曰惟周公克慎厥始

荀子曰繒丘之封人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處官久者士妬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每益祿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　史記萬石君傳曰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以歲時為朝臣過宫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

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　又曰石建為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者與尾當五今廼四不足一上譴死矣甚惶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　漢書張安世傳曰安世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絶弗復為通有郎

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絶不許已而郎果遷幕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為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勢如此

孔光傳曰光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旨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强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為章主

之過以奸{{也}}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惟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黙不應更荅以他語　後漢書曰清河孝王慶畏事慎法每朝謁陵廟常夜分嚴裝衣冠待明約敕官屬不得與諸王車騎競驅　東觀漢記曰樊楚為尚書郎每當職事嘗晨駐馬待漏雖在閒署冠劒不解於身每齋祠恐失時乃張燈俯伏　又曰樊宏為人謙慎每當朝會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

上聞之勑騶臨朝乃告勿令豫到　又曰杜安字伯𡰥貴戚慕其名或遺以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後捕貴戚賔客安開壁出書而封如故由是不罹其患　漢紀曰北海敬王睦嘗遣中大夫詣京師朝賀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仁慈敬賢樂士臣敢不以實對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㓜時進趣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乃為相愛耳其知慮畏慎如此　司馬

嶽别傳曰嶽字德操潁川陽翟人有人倫鑒識居荆州
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議時人有以人倫
問嶽者初不辨其髙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
君宜辨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問之意乎嶽曰如
君所言亦復佳
三國志許褚傳曰褚性謹重奉法質
重少言曹仁自荆州來朝謁太祖未出入與褚相見於
殿外仁呼褚入便坐語褚曰王將出便還入殿仁意恨
之或以責褚曰征南宗室重臣降意呼君君何故辭褚

曰彼雖親重外藩也褚備內臣衆談足矣入室何私乎太祖聞愈愛待之　典韋傳曰韋為校尉性忠至謹重嘗晝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稀歸私寢　通鑑曰吳左大司馬朱然內行修潔終日欽欽常若在戰埸　晉書荀勗傳曰勗性慎密每有詔令大事雖已宣布然終不言不欲使人知已豫聞也　羊祜傳曰祜歷職二朝任典樞要政事損益皆諮訪焉勢利之求無所關與其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

或謂祜慎密太過者祜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戒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

南史周捨傳曰捨占對辨捷嘗居直廬語及嗜好裴子野言從來不嘗食薑捨應聲曰孔稱不撤裴乃不嘗一座皆悦與人語詭終日不絶而竟不漏泄機事衆尤服之　通鑑曰陳顯達自以門寒位重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凌人　太平御覽曰後魏庾岳

為刺史鄴舊有園池時果初熟丞吏送之岳不受曰果
未進御吾何得先食其謹慎如此　北史李孝伯傳曰
孝伯性方慎忠厚每朝廷有所不足必手自書表切言
陳諫或不從者至於再三削滅草槀家人不見　唐書
房玄齡傳曰玄齡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
人乃集古今家誡書為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
足以保躬矣　薛元敬傳曰元敬謹畏未嘗申欵曲杜
如晦歎曰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　楊師道

傳曰貞觀十年拜侍中參豫朝政親遇隆渥性周謹未嘗語禁省事嘗曰吾讀孔光傳想其餘風或庶幾云

宇文士及傳曰太宗延入閤語或至夜分出遇休沐往往馳名士及益自謹其妻嘗問向遽召何所事士及卒不對

蕭瑀傳曰詔嘗下中書未即行帝讓其稽瑀曰隋季内史詔敕多違舛百司不知所承今朝廷初基所以安危者繫號令比承一詔必覆審使先後不謬始得下此所以稽留也帝曰若爾朕何憂乎

通鑑曰李大

亮身居三職宿衛兩宫恭儉忠謹每宿直必坐寐達旦

唐書席豫傳曰豫性謹畏與子弟屬吏書不作草字或曰此細事耳何留慮答曰細不謹况大事耶　裴遵慶傳曰遵慶性惇正老而彌謹每薦賢有來謝者以為恥諫而見從即内益畏雖親近但記其削稾疏數而莫知所言　高郢傳曰郢恭慎不與人交常掌制誥家無留稾或勸盡如前人傳制集者答曰王言不可傳私家

鴻書曰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弟禮法為士大夫

所宗及柳玭為瀘州刺史嘗戒其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已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易生族盛則為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小有疵纇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耳 宋史賈黃中傳曰黃中在翰林日太宗召見訪以時政得失黃中但言臣職典書詔思不出位軍國政事非臣所知上益重之以為謹厚 遼

史耶律賢適傳曰應歷中朝臣多以言獲譴賢適樂於靜退游獵自娛與親朋言不及時事　金史薛繼先傳曰繼先字曼卿監察御史石玠行部過曼卿曼卿不之見或言君何無鄉曲情曼卿曰君未之思耳凡今時政未必皆善御史一有所劾將謂自我發之同惡相庇他日并鄰里必有受禍者其畏慎皆此類　元史阿爾哈雅傳曰阿爾哈雅兄伊納濟在臺及侍禁中於國家事有不便輒言之言無不納然韜晦惡盈不泄於外　乃

燕傳曰乃燕雖居顯要而小心謹畏每誨羣從子弟曰先世從太祖皇帝出入矢石間被堅執銳斬將搴旗勤勞四十餘年遂成功名以故一家蒙恩深厚可謂極矣慎勿驕惰以隳先王之名爾曹戒之　察蘇傳曰察蘇子博特音母張氏嘗從容訓之曰人有三成人知畏懼成人知羞恥成人知艱難成人否則禽獸而已博特音受教唯唯　安圖傳曰安圖母鴻吉哩氏昭睿皇帝之姊通籍禁中世祖一日見之問及安圖對曰安圖雖幼

公輔器也世祖曰何以知之對曰每退朝必與老成人語未嘗狎一年少是以知之　宇文公諒傳曰公諒嘗挾手記一册識其編首曰晝有所為暮則書之其不可書即不敢為天地鬼神實聞斯言其檢飭之嚴如此

明劉基傳畧曰帝嘗手書問天象基悉條答而焚其草大要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稍濟以寛大云　又曰基將卒前數日以天文書授子璉曰亟上之無令後人習也　湯和傳曰和晚年益為恭慎入聞

國論一語不敢外泄　洪武實錄曰上與翰林待制吳
澄論持身保業之道上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
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於微終貽大患不防於小終虧
大德謹小行而無已者則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戒
者則必至成大惡　潘辰傳略曰辰居官晨入夜歸宅
禁近隆冬不置爐火　椽曹名臣録曰胡鼎性謹密內
有事未嘗言於外或問之直曰所職上用有司存焉他
吾不知也　楊士奇傳曰士奇奉職甚謹私居不言公

事雖至親厚不得聞　明紀編年曰夏原吉為少保尚書嘗與同列飲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馬者吉曰君子不以冥冥墮行其敬慎如此　張輔傳曰輔雄毅方嚴治軍整肅屹如山嶽三定交南威名聞四裔歷事四朝連姻帝室而小心謹慎善遠權勢

謹慎三

原怨豈在明　治不忘亂　尚書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易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

小吏為密　大臣莫知　三國志魏

楊阜傳阜遷將作大匠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為密反與小吏為密乎帝聞愈敬憚之　漢書張安世傳安世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

石慶數馬

史記萬石君傳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

趙禹絶賓

漢書趙禹傳禹為人廉裾為吏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絶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

陳寵周密

後漢書陳寵傳寵性周密常稱人臣之義若不畏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拒絶知友惟在公家而已

李秉清勤

王隱晉書李緒子秉官秦州刺史甞侍司馬文王坐上曰為官當清慎勤不得已而去三者何先對曰必不得已慎乃為大

夫清者不必慎慎者必清亦由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稱括囊无咎藉用白茅皆慎之至也

增親署笏端

唐書崔澄性滑稽善辨帝恐漏禁中語以慎密字親署笏端

常書座右

金史毛碩傳碩性謹飭見古人行事有益於時者嘗書置座右以為莅官之戒

藏稾禁中

歐陽修晏殊傳公侍東宮時真宗有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有所對必以其稾進示不洩也後閱閣中遺書得所進稾類為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

給事帳下

北史魏王洛兒傳明元在東宮以善騎射給事帳下謹愿未嘗有過

下門式馬

列女傳蘧伯玉事詳賢二

脫帶腰舟

晉書蔡謨傳謨性篤慎每事必為過防故時人云蔡公過浮航脫帶腰舟

常佩銀符

不作木枕

元史蘇克傳蘇克父呼魯古爾國王木穆呼哩下卒也後更隸

塔海特格單以善馳馬有口辨慎重不泄令佩銀符常居單中奏白機務往返未嘗失期　稗史郎世業泛涉典籍清慎無所營嘗語人曰仕宦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過於此惟願令人寫書樊子蓋曾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未合世業答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去終不言

醉亦熟視　稗史劉仲輔初婚之夕有偷兒入室公起視之乃所識人也即檢奩中物與之令去曰吾終不言後夫人白首偕老常問其人為誰公曰已許不言矣奈何見問其慎如此　新唐書元萬頃傳胡楚賓性慎重未嘗語禁中事人及其醉問之亦熟視不答

懔馭六馬

戲謝一縑　南史梁范雲傳梁帝受禪柴燎南郊雲以侍中參乘禮畢帝升輦謂雲曰朕之今日所謂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雲對曰亦願陛下日慎一日　又何遠傳遠言不虛妄每戲語人曰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衆共伺之不能記也

出入禁闥

簡閱衣裳

漢書霍光傳光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 南史王琨傳琨謙恭謹慎老而不渝朝會必早起簡閱衣裳料數官幘如此數

四 先室內批 誠如聖諭

宋史劉黻傳咸淳三年拜監察御史論內降恩澤曰治天下之要莫先於謹命令謹命令之要莫先於室內批 元史龐希憲傳詔徵揚州名醫王仲明視希憲疾既至希憲服其藥能杖而起帝曰卿得良醫疾可愈矣對曰醫持善藥以療臣疾苟能戒慎則誠如聖諭設或肆情良醫何益蓋以醫諷諫也

知法不犯 執節愈恭

南史梁武陵王紀傳紀封武陵王尋授揚州刺史中書詔成武帝加四句曰貞白儉素是其清也臨財能讓是其廉也知法不犯是其慎也庶事無留是其勤也 宋史嗣秀王伯圭傳伯圭孝宗同母弟也性謙謹不以近屬自居每入見行家人禮

雖宴私隆洽執臣節愈恭一日孝宗問潛龍時事伯圭辭曰臣老矣不復能記問至再三終不言帝笑曰何太謹也

家人莫知 小吏抗禮

金史裴滿亨傳亨性尤謹密出入宫禁數年讜議忠言多所裨益有槀則焚之雖家人輩莫知也 三國志闞澤傳澤性篤慎官府小吏呼名對問皆為抗禮人有非短口未嘗及容貌似不足者

並車攣轡 徹鉤擁簾

史記袁盎傳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坂袁盎騎並車攣轡上曰將軍怯耶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而徼幸 唐書杜審權傳審權清重寡言性長厚居翰林最久終不漏禁近語在方鎮視事有常處要非日入未始就内寢坐必斂袵常若對大賓客或晝日少息則顧直將解簾即旁無人自起徹鉤手擁簾徐下乃退

直入禁中 驚拜殿下

宋史王旦傳契丹犯邊旦從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

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人不得傳播及駕還旦子弟及家人皆迎于郊忽聞後有騶訶聲驚視之乃旦也 明徐禎卿翦勝野聞太祖既嘗大內而以舊禁賜中山王王謝不敏繼而觴之大醉使人扶寢禁內密伺其意已而達醒驚拜殿下帝聞之而喜

不近宮女 出見堂皇 漢書金日磾傳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納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 宋史王旦傳旦為兖州景靈宮朝修使內臣周懷政偕行或乘間請見旦必俟從者盡至冠帶出見於堂皇白事而退後懷政以事敗方知旦遠慮

刻鵠成鶩 擁鑪畫灰 後漢書馬援傳援戒其兄子曰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效伯高不得猶為謹飭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 南唐書宋齊丘嘗參祕畫先主遂於池中築小亭度之以

木橋至則撤起獨與議事率至夜分又為高堂不設屏幛中置灰罏匕箸兩人終日擁爐畫灰為字旋即平之

思患豫防　括囊无咎易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又括囊无咎慎不害也又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不譁不伐　萬舉萬全韓詩外傳孔子曰夫慎於言者不譁慎於行者不伐記纂淵海聖人萬舉而萬全

謹慎四

增履霜堅冰易履霜堅冰至蓋言慎也　毀削草本後漢樊宏傳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衆對　蹈尾涉冰書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閉門斷客魏略李豐年十七八在鄴下名為識别人物後聲稱日隆其父不願其然遂令

閑門數使斷客

完如金城 韓詩外傳曰慎一日完如金城

心如地寧 王笑零音心如地寧謂之慎

每事十思 吳志呂岱戒諸葛恪曰世方多難子必每事十思

托意古人 彙苑徐偉長不沽高名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托古人以見意當時無所褎貶

願保優閑 北史後周于謹自以久當重權功名既立願保優閑乃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

致酒數斛 記纂淵海侍中謝朏求出為吳興太守至郡致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瀹為書曰可力飲此勿與人事

不如不知 三國志杜瓊傳瓊學業日深初不視天文有所論說譙周常問其意瓊答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自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泄漏不如不知是以不復視也

密函去來 彙苑殷景文卧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朝政

大小必以啓之形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

謹慎五

增詩魏曹植君子行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　晉嵇康幽憤詩曰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石周慎安親保榮世務紛紜祗攪予情安樂必戒乃終永貞

增賦漢張衡思玄賦曰恭夙夜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夕惕若厲以省諐兮懼余身之未敕　唐劉知幾思

慎賦曰吾嘗終日不食三省吾身覺昨非而今是庶捨舊而謀新原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生也者賢愚定其美惡位也者朝市揔其名利七情由其不等百行以之咸異儻無心以自謀良逐途其必躓何者得不思失雄獨忘雌躭人爵以健羨窮代路之險巇是則平衡而登九折直轡而踐三危干戈生於肘腋胡越起於籓籬假使履獸尾而不咥探龍頷以獲奇省僥倖以適願非仁者之所為也借如幽室鑿坏窮居負郭

二頃樵採一廛耕穫困沈名於抱關志充詘於懸笥俄拔跡於羊豕傺搏飛於燕雀金紫照其陸離銀黃煥其沃若彼滿盈之難守伊榮茂之易落朝結駟而乘軒暮齒劒而膏鑊方思上蔡之犬追念華亭之鶴奚一身而足怪迺九族其惟索爾其寂莫無事殷憂不平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成懷書訪道學古言兵擅雲間之美譽馳日下之休聲夫鐸穴由於足響膏爍起於多明趙國縱而蘇裂齊城下而酈烹吹律誅（一作殊）（謂京房）於

西漢獻寶刖於南荆遂懷沙於楚塞因説難於秦庭李仕登朝而就戮稽道超代而逢刑茍才智之為患雖語默而同傾若乃猛將出師謀臣獻策鱗翼攀附風雲感激開黄閣與朱門樹高幡及長戟恃龍蛇之恩舊望鳥兎之盡獲思擅寵於邦家誓傳名於竹帛蜀既平而艾檻吳已霸而胥溺黙淮陰以斃韓遷杜郵而思白彼功成而不退俄寵謝而招隙何追憶於布衣翻興思於下澤各入門而自媚徒吊閻其何益亦有爵非才舉榮因

寵遷吮癰求愛舐痔逢憐朝承恩而袖斷夜托夢而衣穿唾弦直之死道喜邪徑之敗田氣嘘霜而吸露力轉日而迴天自謂方江湖而共永比嵩岱而齊堅一朝失據萬古淒然至於申侯逼迫而辭楚盧綰披猖以去燕彼丁傅之崇貴將梅茹之威權疇一姓其或在覆五宗而不全次有跡鄙衡門情娛俠窟出入田竇往來平勃歌無魚以自謀獻文虵而請謁疑臥薪之可久謂巢幕之恒安烈火照其潛燎衡風欻其上搏曹門傾而夭鄧

賈室壞而尸潘班坐刑於黨賨殷取戮於臣桓顧嗌臍而不及知觸藩(一作拾)之為難夫化赤漸乎鄰丹為黔資於邇墨生於麻者既革其操染於藍者亦變其色交非鮑叔遊異田蘇忘臭肆之不惡持甘醴以為娛餘推誠而裡(一作狎)耳蕭結契而連朱始刎頸以交約終反嗌而相屠王綢繆於魏諷石嫵疑(一作憮)於州吁孫秀與趙倫齊貫石顯將牢梁並驅汙無禮以自及蹈不義而同誅別有直若史魚正如伯厚飾智驚物露才不偶持瑾瑜

而指瑕鑒冰鏡而求垢彼獨潔之為雅固羣醉之所醜況乃誹謗朝廷擯斥朋友方縉紳以豚犢延冠蓋以雞狗符結怨於晉台彭肆言於蜀后禰悲號於座上庾嘲謔於行後揆榮辱之在身猶樞機之發口儻一言其靡慎奚四大之能守然則禮無微而不驚疑作警怨無小而不讎察闞張之同敗審韋弦之所由豈直君子不可罔而小人獨可仇倜儻英踌昂藏遠邁覩厮隷其如萍觀輿臺其若芥本無猜於螻蟻寧有忌於蜂蠆安知鵝炙

輟授七尺由其喪亡羊羹匪均三軍以之覆敗苟有怨其必復諒無所而不誡於是考兹出處稽彼行藏咸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惑多言之必敗迷綦貴之不祥彼有足而罕衛行立身而靡防猶乘車之去軌若涉海之無航既百慮而一致故異術而同喪唯夫明達高人賢良志士知滿損而謙益驗弱生而强死無為福先無為禍始節其飲食謹其容止聚而能散為而不恃潔其心而穢其迹濁其表而易其裏範闇室而整冠循

覆車而易軌以道德為介胄忠貞為劒履愛髪膚而不
傷保家室以不恥若乃詢木鴈於園吏訪光塵於柱史
萬石守慎以全榮二疏既滿而辭仕哀不及於憎愛柳
忘情於愠喜漢先主之立誡莫尚中庸衞大夫之所羞
獨為君子余雖不佞嘗從事於斯矣重曰夫含靈稟質
異品殊倫生何如而弗貴命何如而弗珍雁含枚以避
繳狐聽冰而涉津葵傾心而衛足櫟不材而謝斤彼草
樹之無識唯禽獸之不仁猶稱能以遠害尚假智以全

真𠟠百行之君子廼三才之令人何自輕於養性何自忽於周身儻狂歌之可採伊輿誦之可詢敢刋銘以勒座遂援翰而書紳

增論方孝孺謹行論曰士之為學莫先於慎行行之於人猶室之有棟柱也帛之有絲縷也木之有本也馬之有足也鳥之有翼也聖得之而後為聖賢得之而後為賢君子脩是而為善小人失是而陷於禽獸之歸夫焉可忽哉積之如升高之難而或敗於談笑為之於闇闥

之内而或播於四海九州才極乎美藝極乎精政事治功極乎可稱而行一有不掩焉則人視之如汙穢不潔避之如虎狼賤之如犬豕并其身之所有與其疇昔竭力專志之所為者而棄之矣可不慎乎

增銘金人銘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湖綿綿不絶或成網

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内藏我知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莫我害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

增誡唐姚元崇辭金誡曰古之君子策名委質翼翼小

心乾乾終日慎乎在位欽乃攸司請謁者咸息苞苴者必辭爾以金玉為寶吾以廉謹為師爾以夜昏可納吾將暗室不欺若爾有贈吾今取之爾其喪寶吾則懷非故曰欲人不知莫若勿為欲無悔恡不若守慎慎之伊何主誡在乎瓜李悔之伊何讟謗由乎薏苡慎則禍之不及貪則災之所起苟自謹身必無謗恥凡所從政當須正己誠往脩來慎終如始

增雜文劉子曰蘧瑗不以昏行變節顏回不以夜浴改

容句踐拘於石室君臣之禮不替冀缺耕於垌野夫婦之敬不虧斯皆慎乎隱微枕善而居

勤勞一

增爾雅曰倫勩邛敕勤愉庸癉勞也注莫知我勩惟王之邛哀我癉人疏皆謂勞苦也倫者理也理治事務者必勞勩者廣雅云苦也孫炎曰習事之勞也敕者相約敕也亦謂勞苦愉者嬾也郭云勞苦者多惰愉今字或作窳同庸者民功曰庸癉者說文云勞病也 又曰勞來強事謂剪鬌勤也注詩云職勞不來自勉強者亦勤力者由事事故為勤也詩曰追其謂之剪鬌未詳 又曰庸庸慅慅勞也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

惕若　又曰勞謙君子有終吉　又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又曰勞而不伐　書曰夙夜罔或不勤　又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脩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又曰明作有功　又曰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又曰黽勉從事不敢告勞　禮曰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　左傳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　穀梁傳曰古之君

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　詩傳曰小臣奉使而勤勞於公賦小星　又曰夫婦相戒以勤賦女曰雞鳴　國語敬姜曰天子大采（大采袞職也）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祖習也識知也）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少采黻衣也）夕月與大史司載（載天文也）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九御九嬪之官也）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

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人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　明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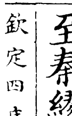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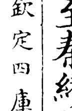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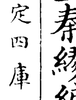
樂實録曰上嘗謂翰林侍讀胡廣等曰勤之一字豈獨農夫宜盡士商賈皆當盡　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勤勞二

增列子曰禹纂業事讎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　尸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禹於是疏河決江十年未闞其家生偏枯之疾步不相顧人曰禹步　書曰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

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諴和萬民　詩序曰殷其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周紀曰周公戒伯禽曰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餔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　書曰惟公克勤王家　詩傳曰召公勤於勞民燕人懷之賦甘棠　書曰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於太常　周紀曰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

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耄而舍我必交加訓導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言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殁也謂之叡聖武公　史記吳太伯世家曰季札聘於魯請觀周樂為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　左傳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

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於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　又楚子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　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

韋編三絶　詩外傳曰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入以星出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　史記張湯傳曰湯子安世少以父任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漢書常惠傳曰惠少時家貧自奮應募隨移中監蘇武使匃奴并見拘留十餘年昭帝時廼還漢嘉其勤勞拜為光禄大夫　東觀漢記曰王丹每歲農時載酒肴於

田間候勤者與而勞之　漢紀曰諸葛亮常自校簿書主簿楊顒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横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　又曰諸葛亮遣使者至司馬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繁簡使者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

諸葛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　三國志步隲傳曰隲單身窮困與廣陵衞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　晉杜預自序曰在家則滋味經籍居官則畢力理治公家之事知無不為　晉紀曰陶侃為都督荆州諸軍事性聰敏恭勤終日斂膝危坐軍府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閑諸參佐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將吏則加鞭扑曰君子當正其衣冠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耶有奉饋者必問其

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百姓皆勤於農作家給人足　又曰秦建元八年以王猛為丞相軍國内外之事無不由之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由是國富兵强戰無不克　南史齊何敬容傳曰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　范雲傳曰文惠太子嘗幸東田觀穫稻雲時從文惠顧雲曰此刈甚快雲曰三時之務亦甚勤勞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狥

一朝之宴逸也　徐勉傳曰天監二年除勉給事黄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遷侍中時師方侵魏候驛填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乃一還家羣犬驚吠勉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　北史斛律光傳曰光行兵用匈奴卜法吉凶無不中軍營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冑五代梁紀曰吳越王鏐自少在軍中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輒欹而寤名曰警枕　宋

紀曰趙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太祖勸以讀書遂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門啓篋誦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　宋史李沆傳曰沆為相王旦參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旦歎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為警戒　宋紀曰司馬光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時兩宫虚已以聽為政光亦欲以身殉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　金史完顔禪華善傳曰禪

華善單中無事則窓下書牛毛細字如寒苦之士　元史吴澄傳曰至大元年召澄為國子監丞先是許衡為祭酒始以朱子小學等書授弟子久之漸失其舊澄至旦燃燭堂上諸生以次受業日昃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質反覆訓誘之每至夜分雖寒暑不易也　明王璡傳曰洪武末璡以賢能薦拔寧波知府清廉强幹夜四鼓輒升堂秉燭讀書聲徹署外間詰學課諸生諸生率四鼓起誦習無敢懈　文皇

實録曰上諭禮臣曰公侯年老者皆歴事皇考多効勞勤今筋力既衰日與羣臣並入朝參覲其步趨之艱朕所不忍自今令朝朔望其見任者不在此例　稗史曰明周文襄名忱勤敏過人凡行事纎悉不遺每日隂晴風雨亦必詳記一日某縣民告糧船江行失風公詰其失船為某日午前午後東風西風其人不能知而妄對公一一語其實其人驚服詐不能行由是知公之風雨必記非漫書也　夏原吉傳畧曰原吉修東南水利役

十餘萬人布衣徒步日夜經晝盛暑見役夫暴日中曰吾何忍獨適因麾蓋去之

勤勞三

原定國　廣業禮以勞定國則祀之書業廣惟勤　不匱　有繼左傳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又能勤有繼

靡盬　匪懈詩王事靡盬又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盡瘁　勿休出師表鞠躬盡瘁白帖雖休勿休不懈於位　增上士　佳吏三國姜維傳諸葛亮與留守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其人涼州上士也　漢馮勤傳光武時勤為郎中給事尚書以圖議軍糧在事精勤遂見親識每引進帝輒顧謂左右曰佳吏也後以勤

勞賜爵關內侯

馬上得息　**原日至不休**　五代史梁敬翔傳翔從朱溫用兵三十餘年細大之務必關之翔亦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　漢薛宣傳宣為馮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理事宣出教曰日至令史休所從來遠矣

增東征西討　**原晝講夕復**　元務呼哩傳務呼哩謂其弟岱遜曰我為國家助成大業擐甲執鋭垂四十年東征西討無復遺憾第汴京未下耳汝其勉之　國語晝而講貫夕而習復

增能荷堂構　**皆應準繩**　宋史和嶸傳上謂李昉曰嶸宰相子勤構自立有文章能荷堂構如嶸者不可多得也　南史梁韋叡傳叡進討合肥每晝接客旅夜算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修立館宇籓籬墉壁皆應準繩

老農不及　**聖人且然**　南史程靈

洗傳靈洗性好播植躬勤耕稼於水陸所宜刈穫早晚雖老農不能及也伎妾無游手並督之紡績至散用貲財亦弗儉吝　性理楊子云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以數聖人之盛德猶且如此

無事不理　其功可推

稗史彙編傳翽居官有名為吳令時往別建康令孫廡廡因問曰聞大夫發奸摘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傳答曰惟勤而能清清則寔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　唐宋慶禮傳慶禮為政嚴少私太常博士張星以好巧自是謚曰專張九齡申駁曰慶禮國之勞臣在邊陲三十年往城營州士纔數千無甲兵強衛指期而往不失所慮遂罷海運收歲儲邊亭宴然其功可推不當醜謚

聞鼓驚起　被甲徒行

北史周裴俠常遇疾沉頓忽聞五鼓即便驚起問左右曰可向府耶所苦因此而瘳晉公護聞之曰裴俠危篤若此而不廢憂公因聞鼓聲疾病遂愈豈非天祐其勤恪耶　宋韓世忠傳世忠子

彥直鄂州都統制軍中騎兵多不能步戰彥直命騎士被甲徒行日六十里令統制官以身帥之人習勞若馳騁如飛詒諸將倣行之

頭如蓬葆　心若天運　漢燕剌王旦傳樊噲曹灌攜劒推鋒從高皇帝墾菑除害耘鋤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　百川學海心如天運謂之勤

大寒炙火　盛暑篝燈　新唐書宗室列傳戡字定臣十餘歲即好學大寒拨薪自炙夜無燃膏默念所記　元蘇天爵傳天爵為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每事必究心雖盛暑猶夜篝燈治文書無倦

分陰當惜　力田為先　晉紀陶侃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游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宋史辛棄疾傳棄疾常謂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為先北方之人養生之具不求於人是以無甚富甚貧之家南方多末作以病農而兼并之患興貧富斯不侔矣故以

稼名　軒

子為別食　弟豈冐恩五代史唐臣傳劉贊魏州人也父玭為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每食則玭自肉食而別以蔬食贊於牀下謂之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問以干祿吾肉非爾之食也由是贊益力學舉進士　元劉秉恕傳世祖常賜秉恕兄秉忠白金千兩秉忠辭不允乃受而散之以二百兩與秉恕秉恕曰兄勤勞有年宜蒙茲賞秉恕無功可冐恩乎

士同力役　身率墾田宋韓世忠傳世忠在楚州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織薄為屋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為重鎮　唐劉昌傳昌為四鎮北庭行營兼涇原節度身率士墾田三年而軍有羨食

簞瓢不倦　書算盡通晉安平獻王孚傳孚溫厚廉讓博涉經史漢末喪亂與兄弟處危亡之中簞食瓢飲而披閱不倦　金僕散忠義傳皇統四年除博州防禦使公餘學女直字及古算法

閱月盡能通之在郡不事田獵燕游以職業為務郡中翕然稱治

設榻以坐

帶經而鋤

朕金高汝礪傳汝礪為尚書右丞相上諭汝礪曰向朕以卿年老視朝之日侍立為勞令用寶時退坐廊下而卿復侍立終朝豈有司不為設榻耶 史記兒寬傳寬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議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為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鋤休息輒讀誦

王播反樂

班宏益恭

唐王播傳播勤吏職簿領紛積於前人所不堪者播反用為樂 又班宏傳宏清潔勤力晨入官署夕而出吏不堪其苦而已益恭

據案獨留

覆衣而去

唐呂諲傳哥舒翰節度河西表支度判官歷太子通事舍人性靜慎勤總吏職諸條或出遊諲獨頽然據案鉤視簿最翰益親之 魏氏春秋高文惠為刺姦令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書而寐太祖常夜微出見而哀之徐解衣以覆而去

為示

鐵硯　不離小齋　五代史晉臣傳桑維翰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有勸其不必舉進士可以從他求仕者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𡚁則改　小學唐柳公綽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每平旦輒出至小齋決私事接賓客自旦至暮未嘗離燭至則命子弟一人執經史躬讀一過訖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凡二十餘年未嘗一日變易

事至十反　夜必再巡　漢紀諸葛亮曰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　南史梁宗室傳初嗣王範為衛尉夜中行城常因風便鞭箠宿衛欲令帝知其勤及弟修在職夜必再巡而不欲人知或問其故曰夜中警連實有其勞主上慈愛聞之容或賜止違詔則不可奉詔則廢事胡質之清尚畏人知此職司之常何足自顯

詎可遽去　不令遠出　宋張昇傳昇為參知政事樞密使進言儲嗣事卒與韓琦同決

策英宗立請老帝曰太尉勤勞王家詎可遽去但命五日一至院進見無蹈舞　元馬亨傳亨為陝西五路西蜀四川廉訪都轉運使上便宜六事疏聞帝即名見有旨卿比安在胡不早言亨對曰新自陝西來覲帝諭曰卿久著忠勤自今不令卿遠出矣

君子無逸　老人何苦　書君子所其無逸　唐蕭德言傳德言晚節學愈苦每閒經輒祓濯束帶危坐妻子諫曰老人何終日自苦答曰對先聖之言何復憚勞

莫不向義　未嘗少閒　國語魯敬姜曰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　晉紀陶侃為荊州刺史終日斂膝危坐軍府衆事撿攝未嘗少閒

運甓齋內　轉漕關中　晉紀陶侃為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百甓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

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游恐不堪事故自勞爾史記蕭相國世家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

五鼓每入學 三年不窺園

元齊履謙傳仁宗即位嘉尚儒術以履謙為奉直大夫國子司業與吳澄並命時號得人每五鼓入學風雨寒暑未嘗少怠諸生皆畏服史記儒林列傳董仲舒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

母寢未熟吳澄詎敢咿唔 帝臥得酣大亮為來宿衛

元吳澄傳澄五歲日授千餘言夜讀書至旦母憂其過勤節膏火不多與澄候母寢燃火復誦唐書李大亮宿衛兩宮每番直常假寐帝勞曰公在我得酣臥

蔣乂不衰於晚歲寒暑恒親 曲樞惟切於幼君出入匪懈

唐蔣乂傳乂結

髮志學老而不厭雖甚寒暑卷不釋於前 元齊蘇傳仁宗幼時以齊蘇可任保傳左右擁翼齊蘇入則佐視食飲出則抱負游衍

鞠躬盡力夙夜匪懈

勤勞四

增鞭算 唐劉晏傳第五琦始榷鹽佐軍興晏代之每朝謁馬上以鞭算質明視事至夜分止雖休澣不廢事無間劇即日剖決無留

親蒙矢石 北史郭榮傳榮從軍攻遼東城榮親蒙矢石晝夜不釋甲冑帝知之大悅每勞勉之

臣負羈紲 左傳子犯謂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廵於天下

手不停筆 梁紀徐勉為吏部尚書精力過人雖文案堆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

親

賜佩刀 唐魏徵傳太宗一日宴羣臣曰貞觀以前從我定天下間關草昧玄齡功也貞觀以後納忠諫

正朕違為國家長慮徵而已雖古名臣亦何以加親解佩刀以賜二人

不寢至旦 漢趙廣漢

傳廣漢為人强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

行不乘騎

武編魏吳起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糧與士卒分勞

神無滯用

北齊書楊愔傳愔居端揆權綜機衡千端萬緒神無滯用

勤勞五

增詩文選樂府君子行曰周公下白屋吐餔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　明宣宗織婦詞曰昔嘗歷田野親覩織婦勞春深蠶作繭五月絲可繰繰絲準擬織

為帛兩手理絲精揀擇理之有緒纔上機弄杼拋梭窻下織斯螽動股織未停雞鳴三號當夙興機梭軋軋不暫息辛勤累日帛始成嗚呼有蠶作繭未必如甕盎累絲由寸積為丈上供公府次豪家織者冬寒無挾纊紛紛當時富貴人綺羅粲粲華其身安知織婦最辛苦我獨沈思一憐汝

增䟽漢晁錯䟽略曰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

耘秋收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其勤苦如此

增論三國韋曜博弈論曰古之志士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夕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

增雜文唐韓愈進學解略曰先生口不絶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常矻矻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二

謹案卷二百八十一第二十八頁後三行晏嬰湫隘刋本隘訛溢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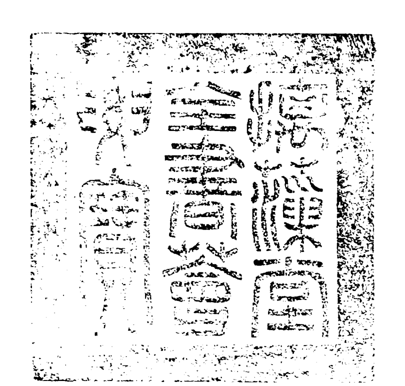
第四十二頁後六行士大夫稱真御史刋本真訛直據宋史改

卷二百八十二第四頁前一行子孫有過失刋本子訛二據史記改

第四頁前六行誤書馬者與尾當五刋本當訛而據史記改

第二十五頁後八行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

刊本日不訛不日據左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監生臣張大本

謄録監生臣金拔